

元代国子监的职官和教师

古语说：“家有半碗粮，不当孩子王。”这句话道出了古代老师这个行当的清苦。虽然如此，但元代国家最高学府——国子监里的职官和教师们，面对重重困难，他们仍是尽心尽责做好教育教学工作。

去不去任职，这是一个艰难抉择

北京国子监始建于元成宗大德十年（1306年），坐落在北京安定门内国子监街（原名成贤街），与孔庙和雍和宫相邻，最早称为北平郡学，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，这里是元代国家最高学府及教育行政管理机构。元代是国子监和国子学合一的体制。

国子监的最高管理者是祭酒和司业，相当于现在的大学生长和副校长。监丞是国子监掌管行政、教务的官员。博士是国子监负责教学的级部主任。助教、学正、学录具体负责教学事务教职员工。

元代对国子监教官的选用很是重视，元仁宗曾强调，“国子监师儒之职，有才德者，虽布衣亦选用。”后来元顺帝又下诏提出了新的要求：“学校官选有德行学问之人以充。”在这种形势下，元代的教育系统吸引了大批德才兼备之士投身教育事业，其中京师国子监更是人才济济，从全国各地先后选聘了一大批教职员工，使教育事业得到较快的发展。

然而不争的事实是，学官位卑而禄薄，权力不显，与手握实权的行政官僚诸官相比，学官的孤寒是显而易见的，在面对选择的时候，的确是很难决断的。

出生于山东名门望族的康若泰，其父康恭是元代进士，曾任朝廷谏官。康若泰属于官二代，他出仕第一站，首先接到的任命是湖南宪使，还没有赴命，中书省又下令让他出任国子司业。尽人皆知，“廉访使，天子执法之臣也；司业，文墨官，亡益，殿最者也。天下执法臣得一人焉胜百什守令，文墨官得百什焉亡愈执法臣一人”，就是说，廉访使是肥差，胜过一百个国子司业。康若泰有些犹豫，做廉访使，还是做国子监司业。他的好友、元代著名诗人、文学家、书画家和戏曲家杨维桢登门鼓励他应命国子司业。杨维桢说：“维我世祖皇帝属统垂业，之后于人不在吏持文法，而在傅臣之扶植伦理也。故设官分职，司业为国子师。民氏，天子内长之，非天下不居。故其人得待间于天子，时赐清宴以问道，即有所建白，泽流四海，非尺寸之细也。”现在国家一统天下，急需复兴汉学，国子司业属于国家的栋梁，皇帝都要常问道于你，能不重要吗？在好友鼓励下，最终，康若泰选择了去国子监。为此，杨维桢还赠诗五章以鼓励他。

元国子监为全国首善之学，是全国教化的标榜，大多数国子监职官都为人正直，严于律己，恪尽职守，勤于教学，培养优秀人才以不负朝廷之望。其实，元廷对国子监教职员工的考核也是严格的，当时规定：“诸蒙古、汉人国子监学官任内，验其教养出格生员多寡，以为升迁。博士教校有阙，从监察御史举之，其不称职者黜之，坐及元举之官。”

元惠宗元至正三年（1343年），安徽婺源人汪泽民任国子司业，由于他忠于职守，关爱学生，受到国子监生们的高度评价。有人专门写诗赞美他：见说汪司业，居官极至诚。敦云今世事，无复古人情。东鲁民何爱，吴门涕自倾。几时得相见，满意话平生。

待遇不高工作繁重，仍乐于教书育人

古来文翰衙门被称作“清水衙门”，元国子监职官虽贵为京官，待遇并不高。而任职国子监者又多出身于贫寒之士，他们离乡背井孤身一人独居京城，教学工作十分繁重，生活清贫是他们的生活常态。

本来元代俸禄就不高，相对宋、金两朝，元代官员的俸禄是比较低的。后来又发行纸钞，遇上通货膨胀，币值低落，更带来他们生活的窘迫。而元国子监职官的俸禄在当时社会是处在低水平标准上的，据《元史·食货志》载，元代国子监监官、学官的俸禄

为：祭酒钱五十九贯三钱三分，米六石；司业钱三十九贯三钱三分，米三石五斗；监丞钱三十贯三钱三分，米三石；典簿钱一十五贯三钱三分，米二石；博士钱二十六贯六钱六分，米二石五斗；助教钱二十二贯，米二石；学录钱一十一贯三钱三分，米五斗。

这个收入在当时属于不高，与其他朝廷官员相比更是处于下风。元翰林学士王恽有记载过他家的开支：“今余家二百指口，所费酌中计之，日约五贯文，是须千八百缗，可支一岁。其庆吊、宾客、差徭之数，又不在内。”王恽家二百指口即二十口，每日所费须五贯，而如果按国子祭酒的俸禄标准只能维持十二天。

好在元国子监教官的待遇分为三部分，除了朝廷俸禄，还有学生供奉的“束脩”，当然这主要限于国子学的学官；再就是朝廷提供免费的膳食，也在不同程度上减轻了他们负担。

不仅工资低，国子监职官的工作也十分辛苦。由于国子监内只有工作场所，没有休息之地，国子监职官们都在外面租民房居住。每天一大早，他们就须匆匆戴冠束衣，赶往国子监，工作一天得不到休息，晚上回到居住地，学生还经常上门求教。

当时，国子助教张翥曾给助教段天祐写了一首诗，生动再现了那段清贫难挨的时光：雪寒浑未解，风力更狂吹。强饭怜君瘦，重裘觉我衰。酒香红面颊，灯影黑须眉。黄鹤山中地，求田已有期。

尽管生活清苦，对于国子监职官们来说，他们最为得意的莫过于自己学生的成材。泰定丁卯国子监出了左右榜两个状元，正是国子监祭酒欧阳玄的学生。而作为状元他们没有忘记国子监的培养，更没有忘记恩师，专门来到国子监拜谢，其中中进士的学生也纷纷前来拜谢，国子监门前盛况空前，围观的百姓达数万人，这可让欧阳玄高兴坏了，于是作《喜门生中状元》一首：昔被仁皇雨露恩，三朝五度荣临轩。小臣报国无他伎，馆下新添两状元。禁院层层桃李开，天街绣毂转晴雷。银袍飞盞人争看，两两龙头入学来。淡墨题名二十年，一官独自拥寒毡。居然国子先生馆，三五魁躔拜座前。都人举手贺升平，不美黄金遗子簪。进士从今成典故，唱名才罢拜先生。

没有钱，没有住房，教官自己建

元国子监职官生活清苦，还表现在居住条件很差上。元成宗、元武宗年间虽然修缮了国子监，却没有营建职官的宿舍。国子监职官长期租借民舍，因为工资低，为了省钱，他们只能租借简陋民房。

曾任元国子监助教、监丞的陈旅就深有体会，他在《国子监营缮官舍记》一文中记载：“成均，天下文物之府也，高门深静，大屋如垂云。诸生食有廩居有次，独师员十数多僦民舍以居。儒官禄薄，京师地贵，所僦舍率陋隘。”这里成均是指的国子监学，这个记载是说，国子监学建设得比较大宽敞，学生可以食宿在里面，却没有教官的宿舍，他们十多人只得租赁民房居住，京师地皮昂贵，且需要自己出资租房，加上工资低，所以租住的民房十分简陋狭窄。显然，国子监教官往往是入不敷出。

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，国子监职官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改善条件。元文宗至顺三年（1332），新任国子监祭酒李术鲁翀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，为了稳定教师队伍，给他们解决住房困难，决意自力更生。他感慨地对同僚们说：“教有业，退有居，非苟焉。监有隙地，在居贤坊之北。大德中有司议以建学余力筑屋以舍师儒，不果也，我仪图之。”李术鲁翀是说，安居才能乐业，必须给大家解决住房难题，前边没有办成的事，我来给大家办。

当时增加了国子伴读，可以多收一些费用，李术鲁翀提议将伴读所交的费用节省下来，用来为教职员工营缮宿舍。这一建议，立即得到了全校教职员工的一致赞同。

经过几个月的筹备，终于筹款二万余缗，于是上下齐动手，从现场规划，到督促施工，国子监学官都亲自参与，学生们也参与了义务劳动。这项工程从当年七月开工到九月落成，终于给教职员工建好了宿舍。陈旅住进新居后，高兴地写下了《国子监营缮官舍记》一文，其中写道：祭酒与监学官举酒落之，赏劳者以币，诸生请（陈）旅识其颠末。呜呼！君子之心视同一宇内者，皆不忍其有震风凌雨之威，而力有不及则为其所可及者，而已移己所享者以利人，其用心何其厚且远也。嗣而葺之，则有望于后之君子。

陈旅对祭酒李术鲁翀的举动给予了高度赞扬，这也说明当时的教职员工苦无居所久也，一旦解决，自然是欢欣鼓舞，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工作热情。

国子监教官难于升迁，晚景凄凉

但是，国子监的教官毕竟不同于其他朝廷官员，由于业务单纯，尽管受到了元政府的足够重视，但是其社会地位和升迁还是受到了局限，以至于社会上形成了一定认识，即教官不如朝廷命官，尤其是在仕途升迁上更是缓慢，国子监的教官最终从学官位上退休或去世的大有人在，显然他们的提拔重用是很难的。这样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后代。

国子博士康晔曾任山东东平府学教授，元世宗时召为国子博士。最后，康晔竟干了一辈子国子博士，直到去世。曾任翰林学士承旨的王思廉很伤感，他在祭文中写道：“进用无媒，竟老国庠，犹木之不遇于匠石，驥之不遇于孙阳。”感叹这么一个很有才华的大儒没能有更大的进步，实在痛惜。

国子司业、真定人李元礼由州、路儒学教授迁任太常太祝，后升任博士，再拜监察御史；元成宗大德元年（1297年），任国子司业后再也没有得到升迁，后在任上去世，由于李元礼终未能获得提拔，致其儿子也未能荫封得官，家庭境陷入困境。元泰定三年（1326年）任集贤直学士的贡奎写了一首《司业李公哀挽》诗，对李元礼这一境遇给予了深深的同情：山立庭绅耸众观，名高真不愧儒冠。文章清庙藏琛玉，勋业乌台振羽翰。誉重朝端知有子，贫怜身后似无官。百年耆旧凋零尽，展卷哀辞忍泪看。

李元礼的遭遇，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，为其写挽诗的很多，后被集成一书，作者竟有24人之多，而且多是位居翰林、集贤的硕儒。可见，当时人们对国子监教职员工所遭受的待遇不公是非常关注的。

而国子监丞陈旅的后事更是触动了很多人。陈旅是福建莆田人，自幼孤贫，资禀颖异，笃志于学。长大后，声名日著，被推荐为闽海儒学官，后得中书平章赵世延力荐，担任国子助教。至正元年（1341年），迁任国子监丞。陈旅出身布衣，家贫，年轻时第一次去京师，就是徒步北上的。至正二年，他去世时，家贫如洗，无力归葬。国子监王司业号召国子监的同僚为他捐款：“前是监官不幸者有之矣。顾赙有厚薄，陈君贫，加厚可也。”于是国子监职官辍食二日，学生也纷纷出钱，一共筹集了五十缗钱，帮助其家人返乡安葬陈旅。

正如元末翰林侍讲学士张之翰在《挽硯司业三首》中写道：白头若若复累累，满眼金珠病亦稀。国子先生贫到骨，一丘黄壤却先归。萧萧宰树已秋声，恨满东垣尚未平。休道不蒙稽古力，紫袍中有几书生。春风不扫鬓边霜，黄卷青灯梦一场。国学传衣高第在，我知名德未曾亡。

这是对元国子监学职官和教师的最高评价，认为他们终其一生，舌耕教坛，贡献出了自己的才智，也燃烧了自己的一生；同时张之翰也慨叹了他们多舛的命运，为他们的付出未得到回报而鸣不平。

来源：北京青年报